夏风吹过湖面。湖的两岸，樱红的花瓣与金色的银杏叶流向湖中，两样截然不同的事物，伴随着季节的混乱逐渐消融在一起，我似乎来过这里。

在这份既视感即将形成之时，如同无数缓缓流动的管线在违和感的突袭下瞬间逆流而上，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从睡梦中惊醒，而被我当作枕头所倚靠的这个人，正是质子姐姐。

若是要我用一句话概括质子姐姐的话，我想她一定是胡椒与砂糖所混合而成的最美好的东西，我并不知道她的真实年龄，但看起来像是个大学生，自从大排档上第一次认识，已是第二个年头。

今天也在质子姐姐家留宿。

坐在质子姐姐身边，虽然无法理解屏幕上不断增加的英文字母，但我喜欢听键盘不断敲击的声音，那双手，在无数个午夜的昏暗路灯下拉着我走过微风吹拂着的街头。

这时，铃声响了起来，声音的源头正是座机，我离开了座位，按下座机的录制键，然后按下了免提，“哔呲哇呜呜呜唔噫呲……“一阵被质子姐姐称作”SSTV信号“的刺耳的噪音传来，我并不知道她能用这刺耳的声音做什么，她做的事情总是和她一样很神秘，即使几乎每天都能坐在她的身边，却好像在两个世界。

“要不要出去走走？”质子姐姐转身倒在床上伸了个懒腰，问着刚刚回到房间的我。几分钟后，我们便出现在了大排档上。“困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提议出来转悠啊……你看这不是完全没地方睡觉吗？”在质子的脸与布满了油渍的桌面之间的距离在一系列缩短后即将归零的一瞬间，发现事态紧急的我赶忙抓住她的左肩说道。“吵！小朋友你闭嘴……”这个几乎就要昏死过去的这个女子顺势倒在了我的身上，随即真如死一般的睡去。

认识质子姐姐的契机，正是第一次发现这个大排档的时候，反应过来时众人的目光就已汇聚到了我身上，在那样的夜晚，这样的场景对于一个当时还未满十岁的小孩未免也太可怕了，质子姐姐突然从我身后跳了出来：“我叫重冈质子，你想吃什么吗？我推荐你这里的烧茄子哦，一定要试试哦！”就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我点了一份烧茄子，也就此认识了质子姐姐，虽然那份烧茄子的大部分就这样被她吃掉了。

距离仑质大哥的烧茄子出锅还有一会，正在我等待时，这个深巷中的午夜大排档上来了个以前没见过的阿姨。质子姐姐依旧倒在我的，除了时不时发出一阵喃呓以外，似乎没有想要醒来的意思。那个新来的阿姨开始与仑质大哥聊天时，烧茄子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但令我感到愤懑的是，仑质大哥居然把那盘烧茄子端给了那个阿姨，什么嘛，明明是我先点的！正当我想要举手向仑质大哥发出严正地抗议时，质子姐姐全身猛然抽动了一下，小声地说着什么，大概是醒了吧。我低下头去，将左耳贴近质子姐姐，“不能这样……”她似乎这样说着，完全无法理解。“什么不能这样？”我随口问道。

“我欠了一笔债……从我出生起，这个世界就给了我一辈子时间去还这笔债，但是这却是一笔即使花费几辈子也偿还不起的债……”质子姐姐闭着眼睛说着更加让我无法理解的话。

“什么债？！”不觉间，我忘记了控制说话的音量，在质子姐姐耳边吼道，质子姐姐睁开了眼：“小朋友你在说什么？”她说道，“我才刚刚开始做梦欸，虽然不是什么好梦就是了。”那是天使的笑容，只属于质子姐姐的笑容。

谈话间，另一份烧茄子已经端了上来，质子姐姐吃掉了大部分。

“啊！那个女人”再次回到质子姐姐的家中，已是将近黎明时分，今天的大排档营业时间出奇的长。窗外，不远处的城市在朝辉下平添了几分不合时宜的末日气息，姐姐在电脑上一边查看着文件一边说道：“那大概就是你仑大哥的初恋了吧。”仑大哥也是个神秘的人，据说他从复旦大学辍学，来到这个小地方开了这个既诡异又鲜为人知的午夜大排档。“要回家了吗，我刚好要去一趟天台。”质子姐姐接着问，然后坐在椅子上歪着头等着我的答案。

质子姐姐家楼上的天台，刚好可以看到整个长沙的第一缕阳光，这便是我在回家之前跟着质子姐姐来到天台的原因。一把不知从哪弄来的黄铜锁挂在了另一个散发着铜质光泽的东西上。第一缕阳光已经从天地间高楼的黑影间漏了过来，曙光中我这才看清，那是一个套一个一长串的黄铜锁，正当我花了几十秒数清楚了这全部的二十一把锁，转身准备继续问这些锁到底要用来做什么的时候，却看到了朝阳里，站在天台护墙上的这串锁的主人的漆黑的背影。

随后，身体前倾，那黑影跳了下去。

定稿与2017-05-24

仑质Penxil